

市井烟火 别样的“隔离日记”



三亚市民在做核酸检测。王程龙 摄

“早早起床做核酸，鸡仔狗儿不听吠……医务人员最辛苦……村委干部忙不歇……凭良心话讲一讲，各位村民劝想通……居家隔离是最好，平安吉祥家安和……”近日，抖音上一条名为《居家感言》的崖州民歌短视频，获得了上千人点赞。

画面中，一位戴眼镜的长者独自坐在房内，对着一部手机，清唱一首三亚崖州方言歌曲，配上普通话字幕。

没有卡点配乐，没有炫目剪辑，甚至还有方言这层大众传播的“屏障”，但这条视频仍吸引了不少网友留言，“正能量崖歌，时令性强”“内心情感流露出来，让听众回味无穷”“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这首歌，是住在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崖州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麦宜斌，在居家隔离时自编、自唱、自制的。

今年8月，海南遭遇新一轮疫情侵袭。经过全省上下与驰援医护的顽强奋战，海南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但这1个多月齐心战疫的日子，注定成为许多海南人的难忘记忆：防疫广播萦绕回响、物资车辆来回奔波、“大白”采样有条不紊、基层干部早出晚归、志愿者们各就各位……与此同时，居家隔离的群众中，也有不少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全民战役中来。

创作与传播抗疫主题崖州民歌，便是麦宜斌的参与方式。他的抖音号上，还发布了他与妻子——同为崖州民歌传承人的陈喜姑，创作、清唱的《赞志愿者》《坚持就是胜利》等民歌短视频。

“是自娱自乐，也是有感而发。”麦宜斌说，居家隔离期间，自己将抗疫人员的辛苦都看在眼里，“写的都是自己的心声，当时发出来，是希望通过歌曲呼吁大家配合防疫工作，争取早日取得胜利。”

作为海南地方民歌的古老歌种之一，崖州民歌有数百年历史，流行于三亚崖州片区、乐东沿海及东方感城一带。今天，这里也聚集了许多崖州民歌传承人、爱好者。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他们在各类歌友微信群里分享自己创作的崖州民歌，就像在交换彼此的“隔离日记”。

住在崖州区保平村的崖州民歌代表性传承人、78岁的张远来，是较早创作抗疫主题崖州民歌的歌者之一。早在8月10日，保平村被划为高风险地区时，他就连夜写出了《众心抗疫》的歌词：

“各村全员搞核酸，先把高危者分开……白衣战士上前线，感动村民泪花飞……搞好防控送温暖，送物送情保健康，各村干部与群众，齐心一条保安全……”

168字的歌词，浓缩了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医护、志愿者的抗疫众生相。

“疫情期间，我每天关注新闻动态，看到各地都在积极抗疫尤其是看到医护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顶着高温给我们采样，真是感动得眼泪都下来了。”张远来说。

自古以来，崖州民歌的创作就取材于民，歌词自然朴实，格律悠扬婉转。这也使得崖州民歌成为记录崖州地区风土人

情、民众心声的样本。在20世纪抗战时期，崖州民歌歌手还创作出《抗日救亡歌》《国难歌》等记录时代英雄与全民抗战场景的经典曲目。

“希望通过创作歌曲的方式，记录这种时代精神，也让更多人记住海南抗疫的感人瞬间。”张远来笑着说，如今疫情过去了，他可以继续做崖州古村、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当好一名崖州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的讲解员。

麦宜斌也有了新的盼头：“疫情期间我经常在家唱崖州民歌，3岁的小孙女也模仿得有模有样的，我想好好培养她，希望她将来成为新时代的崖州民歌歌手，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人物剪影 湖淡村的蝶变

文昌市冯坡镇湖淡村曾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山村。近年来，这里却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荣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常有来自各地的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取经。

湖淡村的蝶变离不开乡贤云天龙的付出。这位2021年第八届海南省道德模范获得者，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从海口开车回村里，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出钱出力，支持村干部操心村里的事务，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周末村长”。

湖淡村有70多户，300多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基础薄弱，过去村庄人居环境水平较低，垃圾围村、污水横流、蚊蝇乱飞，牛羊和家禽的粪便随处可见。看到别的村庄美丽乡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而自己的家乡还是老样子，云天龙心里非常着急。2018年春节，在他的努力下，湖淡村举办了第一届美丽乡村建设论坛，吹响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号角。

建设美丽乡村，需要一定的投入，而湖淡村不可能拿出资金搞大拆大建。云天龙认为，环境干净整洁就是村庄的最好风水，发动村民把自家门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打扫干净是不需要花钱的，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调动他们的自觉性，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他想通过改变村容村貌，以达到改变村民生活方式，养成卫生习惯，逐步提高村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的目的。

从此，云天龙的工作和生活开启了“5+2”的模式。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他周一到周五在海口西装革履，大会小会，迎来送往，忙忙碌碌，而到周末他就“华丽转身”，从“老总”变成“村民”。几乎每个周末，人们都看到云天龙在村子里操劳的身影。他还常常把村干部和村民请到自己家中共商村庄建设大计。去年云天龙做了一次手术，住院期间还操心村里的事，出院当天他就赶回村里。

湖淡村有一些房屋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周围杂草丛生，也是藏污纳垢之地，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在农村，拆除废弃老宅，哪怕是残垣断壁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村干部在云天龙和村民的支持下，顺利地把十几间危房清理一空并铺上草皮，还对部分区域进行硬化绿化美化，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村里没有路灯，到了晚上黑灯瞎火，云天龙发动村民捐款，动员社会爱心捐助，共筹到近20万元，在主要村道和每家每户的门前屋后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他们还清理并改造了村里原有的一处淤泥堆积了60多年的山塘，将其变成村民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把在村里放养的牛羊猪迁到村外；建设环保家禽养殖场，将全村家禽集中圈养；完成铺设硬化路网、修缮堤坝、兴建文化室和灯光球场、建设污水处理管网等一系列惠民工程。该村还尝试进行了垃圾分类

工作，成为远近闻名的试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年，湖淡村旧貌换新颜，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湖淡村人，看到家乡这几年的变化，愈发热爱自己的村子，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都会携老带幼回村休闲度假，与村民们一起分享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

徜徉于湖淡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矗立于云天龙家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学算大数”四个红色大字，无不吸引着来访者驻足观赏、思考其中的含义。

用云天龙的话来说，“大数”就是大局意识，长远眼光，无私奉献，无怨无悔，吃亏是福，不求回报。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乡亲尤其是年轻一代，做人做事从大处着想，学会取舍，舍得付出，为了长远利益舍得放弃眼前利益，为了全局利益愿意放弃个人利益，不要为一株小草而失了整片森林。

在云天龙的微信图像下面有这么一行文字：吃亏是福，练就吃亏能力，让自己长期处于吃亏状态，是赢家应有的境界。

“尽管从金钱、精力和时间的付出方面看，好像我一直在吃亏，但从乡亲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来看，我的一切付出得到的回报都是超值的！其实，在职场上打拼二三十年，成功操作过不少项目，但只有湖淡村的发展变化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荣誉感和自豪感！”云天龙说。

学算大数，吃亏是福，是云天龙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献给湖淡村乡亲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闲话文人 梁启超的写作效率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经历崎岖坎坷，跌宕起伏，在近代中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留下了1500万字的著作，涉及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学等领域，梁启超的写作效率，尤其让人惊叹。

据梁启超学生回忆，梁启超写作效率极高，“草一稿片刻即脱”。一经动笔、便泻千里，涌汇成篇。1920年春，他游欧归来，决心“重理旧业”，决意抛弃政治活动，专门从事著述及讲学事业。于是，除在京、津、东南各大学巡回讲演外，他课余则致力著作，仅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时间里，他就写了一百万字的著作。原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陈达曾回忆说：“我在学校当《清华学报》总编辑时，思永（梁启超的次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在我的班上做学生。有一次我跟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稿子来了，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写的是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1914年，梁启超借清华工字厅写《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当时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梁启超在手头参考材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一本近百页的书，十日内就完成了。朋友说，他“十日脱稿，盖十日内未尝停辍矣”。1916年，他因“抗袁”活动而游碌于南方各省，曾被袁世凯的兵卒逼得躲入荒山，同行者皆走散，他独身一人寄居在一个小牧庄上，而且得了一场急病，差点死掉。但身体稍微好转，便“病既起，念此闲

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梁启超的写作效率，有时确实也高得出了头，以致闹出一些笑话。1918年，他同蒋百里同游欧洲，回来后，蒋百里写了一本名叫《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小书，想请梁启超为这本书作个序。梁启超一口答应，便下笔写起来，但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于是就“既下笔而不能收”，序文越写越多。序文写成后，蒋百里一看，文章实在长得没法用，只好由梁启超自己题了书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反过来请蒋百里为他的书写个序。蒋百里只得从命。他在一开头写道，“方震（蒋百里自称）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即梁启超），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相等），乃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后来，梁启超又进而把这本书扩充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共25万字，可称是一篇亘古未见的长序了。

写食主义 煮花生

母亲托人给我们带了一大袋菜，菜还没到家，电话先打了过来。

“你们赶紧去接，把袋子口打开，让菜透透气，不然会放坏。”母亲叮嘱着，“特别是那袋煮花生，要趁早吃了，不经放的。”听母亲的电话，不晓得的人还以为袋子里装了什么宝贝。不过，听说带了煮花生，我一阵惊喜袭上心头，忙不迭地去拿菜了。

一个很干净的编织袋，一块红布扎着袋口。我小心地把里面的“宝贝”拿出来，有南瓜、黄瓜、苕尖等时令蔬菜。最下面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我摸了一下，喜得笑上眉梢，赶紧抓起一大把煮花生，放在鼻下闻闻，还是好吃的味儿。

花生倒出来，怕是有一大盆。孩子们都围了上来，一家人围坐一起七手八脚地边剥边吃，越嚼越香，感觉就像回到我小时候。

花生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山上的土地肥沃，特别适合种植花生。印象中，父母每年都要种很多花生，从秋季开学到国庆节都在摘花生。那些不起眼的花生，除了榨油和留种外，其他的卖了给我们兄妹交学费。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要煮些花生给我们吃，前提是我们要帮助父母去田地里摘花生。所以，我们从小就会干农活，特别是扯花生和摘花生。花生成熟时，一家老小全部出动去采摘，是我们那儿常见的景象。

母亲每次都煮得不多，她说想吃了再煮，煮多了不能放，怕浪费。秋天的夜晚，凉风习习，我们常常坐在院子里，一边闲聊，一边吃着煮花生，感觉时光格外静谧而美好。

初中毕业到外地读书时，也能吃到母亲的煮花生。开学前，母亲早早扯了新花生，挑选那些成熟饱满的先煮好，晒干后装袋里让我带上。在外地念书，我常常思念父母，想家了就吃几颗老家带来的煮花生，感觉父母如同在身边。

参加工作后，父母年龄慢慢大了，但仍然每年都要种点儿花生。花生收获时，我常常去帮他们摘，一边分享劳动的喜悦，一边还是想吃母亲的煮花生。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离家远了，我回家就少了。每年农历八月，老家的花生成熟，母亲总会煮些花生托人带给我们。于我们而言，那些煮花生是人间美味，滋润着儿时美好的记忆。

母亲的煮花生，成了一味药，慰藉着我们的思乡之情。